

历史是“历史题课”,政治是“政治题课”,地理成了“地理题课”……学习只为考试,考试一过,全都忘了。是文科课程内容不吸引人,还是教学出了问题——

# 文科教学,如何走出考完就忘的怪圈

本报记者 靳晓燕

待历史老师、政治老师一一讲解过后,语文老师何杰为学生布置了作业:写一篇新时代的“矛盾论”。

这不是单一的课程教学。老师们给这堂课起了名:文史哲联合阅读——这是每周一下午,北师大二附中高二11班的校本课程。课堂上的思维导图,需要展示不同学科之间的逻辑关系,讨论问题需要综合多个角度,作文更是直面现实问题,不单是辞藻就能涵盖,还需要结合文史哲的内容进行构思。



江苏南京市致远初级中学里,教师在引导学生思考。

刘莉摄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 1 尝试文史哲联合教学

不同学科的教师如何联合起来上一门课?

有可能是三科老师单讲,也有可能是组合授课或者共同授课。根据语文、历史和政治学科的不同功能确定教学顺序。

“从语文、历史和哲学三个角度理解一篇文章,能让我更全面地认识到事件之间的联系,并找到规律性的东西。”高二学生方诗月说。

这一学年,方诗月在这门课上跟着老师读过了不少经典篇目,比如《矛盾论》《共产党宣言》,孟子和荀子的学说。

“我们在政治课上学习的有关矛盾的内容比较抽象,根本不知道怎么用。而在文史哲联合阅读课上,我们阅读了《矛盾论》的

## 2 将阅读指导和课堂讲解相结合

“我以前一直希望能把语文和史地政三科放在一起讲。因为只有知道王安石变法的前后,才能理解他《伤仲永》伤的不是仲永才华之失,更是忧国忧民的情思,才能知道他对‘祖宗之法’的撼动用了多大的勇气,才能真正理解他的诗文含义。”这是2014年何杰的学生王琪瑶在大学里写给他的一段话。

现在的学生面对综合性问题,通常只会用某一学科的知识或思维方法去分析和解决,对知识的运用是死板、割裂的。

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在2014年的冬令营中,何杰与历史、政治老师开始尝试三科共解一个话题。老师们达成共识:知识发展呈现出多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趋势,可以尝试在分科教学方式外开创一种新的教学方式,通过文史哲联合阅读,让学生们理解概念,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专题教学。由语文、历史、政治等学科的教师共选一个文本,将阅读指导和课堂教学相结合,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和人文素养。

韩月华是北京师大二附中一位有着13年教龄的政治老师,她和周云、尹芳等老师尝试在高一等级开展时政专题文综联合教学。由历史、地理、政治三科教师,追踪时事热点,共同选取诸如“中非合作论坛”等时政问题展开研究。在课堂教学中尝试“学科分组”“任务分组”等方式,实现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深化学生对社会问题认识的深度和广度,渗透并强化价值观教育。

高一学生谢依祺最感兴趣的,就是同学间的大讨论。“每个人都提出自己的见解,每个人都能听见他人的声音,既有机会表达,又学会了倾听。这不仅为我们带来一些新鲜感,而且提供了一个立体的、多维的思考模型,让我们可以从文化、历史、价值观等多个角度去了解和

分析,帮助我们学会更加理性、全面、客观地看待事物,而通过讨论我们的思想也会变得更成熟。”谢依祺说。

“新的尝试和探索带来了更多的教学成长机会和教学研究热情。”周云表示,处处都是挑战,如联合教学的课时与学校课程设置的矛盾、联合教学课题的选择与开发、联合教学课堂教学形式多样性与有效性的协调,都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

和解决。

六选三(北京市2017年秋季正式启动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即高考总成绩由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3个科目成绩,以及学生从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个科目中自主选择3个科目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组合而成)的时代,大学文科专业也自然对理科生敞开,而理工类仍与文科生无缘,数理逻辑也基本是理科生的独门绝技。那“文”又凭什么和“理”并列?死记硬背吗?毕竟语文卷子中的思维可是文科生独享。

我也曾听过问过一些“人文”

原文,分析了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学习了解了从改革开放之后到现今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以及矛盾变化的原因。上完这节课后,我有一种贯通了的感觉。”在理解的基础上,方诗月顺利写完了新时代的“矛盾论”。

“学以致用”,这正是何杰所看重的。“光记住概念不行,更要理解这个概念如何生成,具体内涵是什么,如何运用。如果直接接受总结的知识,对学生来讲其实并没有获得提升。”何杰认为,文科要有核心的概念,但是核心概念不只是记住这个知识,做题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掌握科学的思维,掌握科学的方法论。

展时政专题文综联合教学。由历史、地理、政治三科教师,追踪时事热点,共同选取诸如“中非合作论坛”等时政问题展开研究。在课堂教学中尝试“学科分组”“任务分组”等方式,实现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深化学生对社会问题认识的深度和广度,渗透并强化价值观教育。

高一学生谢依祺最感兴趣的,就是同学间的大讨论。“每个人都提出自己的见解,每个人都能听见他人的声音,既有机会表达,又学会了倾听。这不仅为我们带来一些新鲜感,而且提供了一个立体的、多维的思考模型,让我们可以从文化、历史、价值观等多个角度去了解和

分析,帮助我们学会更加理性、全面、客观地看待事物,而通过讨论我们的思想也会变得更成熟。”谢依祺说。

“新的尝试和探索带来了更多的教学成长机会和教学研究热情。”周云表示,处处都是挑战,如联合教学的课时与学校课程设置的矛盾、联合教学课题的选择与开发、联合教学课堂教学形式多样性与有效性的协调,都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

和解决。

与“理”的关系,但不论是研究社科的教授还是学长,都没有给我理论事实皆完备的答复。

在公开课上,一篇《矛盾论》,语文老师带我们读出了其简洁明了的笔触。历史老师和我们一起纵览近代百年,分阶段解析把握了

主要矛盾,我们通过《矛盾论》进一步加深了对近代史的认知。政治老师则从哲学的角度,从《矛盾论》中提炼出了思维方法,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其背后的哲学思想。同样的一篇文本,在一个小时中相连做出了三个不同角度的阐释,令我

## 3 激发学生对知识的渴求

径:让学生在新的学习体验中,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由被灌输的对象转变为有愿望指向的、有知识渴求的、有意义获得感的主体。

“我们的文科教学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学习只为考试,考试一过,全都忘了。”何杰感慨道,“我们没有重视学科思维模式的建立,于是我们的学生就成了只会接受结论而不会思考的知识容器。究其原因,除了学生们的知识阅历不够,更主要是这些知识与他们的生命体验没有产生关联,没有进入‘意义学习’状态。学生只有不断追问某个现象的实质,才能真正理解所学的知识。”

在何杰看来,史地政的许多知识都是从一篇一篇古圣先贤著作中提炼出来的。同时,对很多古圣先贤著作的理解又必须建立在在知

识、体验、经历、情感因素上,史地政知识还给阅读和写作提供了背景。

如何把学生从答题者培养成“生动”的问题解决者?多学科联合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探索出了解决路

径:让学生在新的学习体验中,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由被灌输的对象转变为有愿望指向的、有知识渴求的、有意义获得感的主体。

“韩月华表示,学生在学习之后不仅能改变知识结构,还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改变意向结构,在一种‘选择—驱动—激发—选择’的良性循环中体验到真正的成长。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学习不仅是知识的‘接受和积累’,还会为知识的‘生成和创造’提供机会和空间,教育也因此回归到‘智力的自我反思过程’这一本真的状态。”

多学科联合教学就是要给予学生这样的机会,建构综合知识体系,生成创造新的知识,回归到教育的本真状态。在书籍阅读、合作学习和写作表达中,学生的心灵会得到净化、修养,孕育出正能量的价值观。同样,在指导阅读中,教师的教学观、学生的学习观也会更新,教育

与教学、教师与学生、训练与素养和谐、互动、相长。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两点需要改进:第一,我们对自己所教学科的知识要理解得更透彻;第二,我们对

学生接受知识的过程要理解得更透彻。”何杰直言。

“文科人始终要有担当,不要陷入唯我独尊的文人自傲中。我们能做的,还是学以致用、解决问题、报效国家。”何杰常常会这样告诉学生。

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校长曹保义深以为然,知识是发展核心素养的载体,脱离了知识的学习发展核心素养是“无米之炊”,同时单纯的知识积累,也不能自然形成相应的素养,只有将知识的学习与结构化的构建统一起来,结构化的知识与解决

真实问题统一起来,将解决真实问题与做人做事统一起来,才有利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海南海口市港湾小学课堂上,教师在讲述知识。



海南海口市港湾小学课堂上,教师在讲述知识。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 文科的比较优势在哪里

□ 龙可韩

主要矛盾,我们通过《矛盾论》进一步加深了对近代史的认知。政治老师则从哲学的角度,从《矛盾论》中提炼出了思维方法,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其背后的哲学思想。同样的一篇文本,在一个小时中相连做出了三个不同角度的阐释,令我

大开眼界。

许久之后,我再度回首课上的一切,始觉不同。理工类交叉学科中,多是利用多种学科的方法工具来处理一个问题,最终以一个学科的角度给出结论。这节文史哲联合阅读课则不一样。相比又是化

学实验又是计算机模拟又是大数据分析的现代科学实验,文史哲方法间的差异甚至可以忽略。但这三科在角度上就有不小的差别:语文的分析,关注的是“用了什么方法写”,历史关注“为了什么背景写”,哲学关注“以什么思维写”。文理之别,由此显而易见。

我觉得,文科需要超越自己固有的视角,用更多样的角度看待问题。我想,这是文史哲联合阅读课给我的最大收获,也是文科生最重要的一项“比较优势”。

(作者系北京师大二附中学生)

## 研究越细致,越需要用整体的视野看待问题

记者:单科教学是我们主要的教学方式。现在,跨学科的融合教学已让曾经的课堂悄悄发生变化,这种改变体现了现代教育怎样的理念?

韩震:各个不同的学科融合在一起,这确实是一个尝试。其实我们过去的传统是文史哲不分家的。近代以来,受西学的影响,我们对学科进行划分、分科进行研究和教学。分科有分科的好处,不能以偏概全地去否定分科。分科有助于把问题细化,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般来说,学科进化的逻辑是什么?一方面越来越细化;另一方面,各个学科之间融合的趋势也越来越强。这在大学体现得更明显:大学研究问题越来越细致,同时又越来越需要有整体的视野去看待问题。这两个趋势导致很多学科交叉,更多的新兴学科也就由此形成。

在现实世界,我们遇到的所有问题都不是以分科的形式呈现的,比方说环境问题,它是个社会问题,也是化学问题,还是生态问题……可以从各个学科看待它。换言之,问题其实都是整体呈现的。学科的不同只不过决定了我们看待问题时的视角不同而已。问题是以整体出现的,我们在解决问题时也不能以一个视角来看待,还是应该以多学科的角度去完成对问题的审视与解决。

融合有什么好处呢?我们能够通过方法的转移、知识的融合,面向问题的本身,不仅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理解问题,还能够学会解决问题。比如说对矛盾,光说概念比较抽象,具体映射到现实中,什么是矛盾,什么是矛盾的转化,什么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这些问题可能需要结合社会、结合实际,才更有助于人们的理解。而且,看到事物之间的联系,这也变成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 教学过程中要有综合意识

记者:联合课堂模式是新颖的,同时也让讲授者、接受者感到学习的独特魅力。这种模式可以在更多的学校、更多的课堂呈现吗?

韩震:当然可以。孩子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而且就学科发展来说,越分化越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把孩子们变成单向度的人。学科也是一样,要意识到,在现实中问题不是以学科视角简单出现的。任何学校,都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从教育规律上来说,小学教育并不是过于分科的,比如说自然,自然就是很综合的学科。再比如说过去的“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也涵盖很多方面,现在它们都改为“道德与法治”,内容包括从生活基本规则到基本德育规范。

从全世界的教育来看,无论在欧洲还是美洲,都有用综合的思想去理解科学的范本。但就“综合”而言又有两种实践方法,一种是对问题的综合,就像我们的品德与生活、道德与法治,本身就是一门综合学科了;另外一种,是在分科的基础上有一种综合意识,面对问题的时候可以让学生采用多个角度去理解问题,如面对同一个问题,让学生从化学、生物学等不同角度去理解问题。

我们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也要有综合意识,引导孩子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做实事中学习,这样就容易让他们学会综合性的立体思考,让他们知道,实际问题并不是只靠单一学科就能解决。

## 教育是要培养比我们更优秀的下一代

记者:综合课程一旦推广,需要老师、学生做怎样的改变?

韩震:综合的课程,现在看来,推行起来有一定的困难。难在教师这一方面,文科老师的情况相对来说还好些,文科自身就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很多从事科学教学的老师就不一定了,不同专业、不同研究领域的学科方法截然不同,比如化学、物理、生物,让一个老师去讲所有这些学科的知识内容也就更困难。

学生还处在阶段,对于单科学习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学生看老师怎么教,采用什么样的方法,他也会依照同样的方式方法进行学习,这是最简单的。一旦知识融贯的话呢,他不单要对知识了解得足够多,而且也需要对认识事物的层次有所上升,要跳到一个更高的位置才能把知识融贯起来,这其实是对老师的挑战,也是对学生学习的挑战。

可能老师教起来也有些困难,但是不能说老师觉得难,教不了,就觉得这个课程没必要开设。我们的教育进入到了一个从跟跑到并跑,在某些方面领跑的阶段,我们在教育方面也要有创新性探索,才不辜负这样一个时代,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不应只是复制我们这一代,而是要培养比我们更优秀的下一代,他们才是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下一代,下一代应该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 关键是“能综合就综合”,不是说“为综合而综合”

记者:在尝试过程中,如何避免单纯的形式化,更好体现学科融合的真谛?

韩震: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能综合就综合”而不是说“为综合而综合”。不能说了“综合”就不分科了,或觉得分科就不对了。分科仍然要分,而且要分得越来越细致。到大学里更是如此,穷其一生可能就在某一个问题上有所突破,但是进入社会之后更要注意学科之间的交叉,跨越不同学科之间的鸿沟,用综合的眼光去看待问题,这有助于科学知识的发展。

教育也是如此,一方面让孩子有分析的能力,不断细分的能力,同时也要有整合起来,系统看待问题的能力,这两种能力不能偏废。哲学上讲,就是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要理解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保持平衡。分科与综合贯通,实质上也是一种辩证关系,认识问题更细致,有利于在更高层次上解决问题。宽而统之并不一定能够得到更清晰的观点与结论,但是我们不能在统一研究的时候,忘记用整体系统的方法去解决整体性的问题。总而言之,在分的时候不要忘记整体,在综合的时候不要忽视细节。

没有形式就没有内容。但如果仅仅把综合课或分科课当成一个“形式”,不去注重它的教育意义、教育内涵的话,就没什么意思了,这个问题就变得空洞了。

# 不能

访北京师范大学

本报记者

靳晓燕

本报通讯员

董博 教材研究院院